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辑录研究

王继光　著

民族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谨以此书献给共和国第一所少数民族高等学府
——西北民族学院建校50周年！

西北民族学院建校50周年献礼学术丛书
编委会

主　任：　马麒麟

副主任：　艾比布拉　　马景泉　　李岗

委　员：　郝苏民　　多　识　　于积贞　　白　钧
　　曹　纯　　陈自仁　　马德山

秘书长：　马德山

序

马麒麟

新中国第一所民族高等学府——西北民族学院，迎来了50华诞。

50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是，对西北民族学院来说，这50年，却显得漫长而极不平凡。回首已经走过的50年，西北民族学院人的心中，既有艰苦创业的甜酸苦辣，又有丰收后的无限喜悦！

科学研究方面的累累硕果，就是西北民族学院事业丰收的缩影。

50年来，西北民族学院的科研事业，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全国民族学院的首要任务，是为少数民族培训政治干部，为民族自治地方培养政权建设人才，科学研究提不上议事日程，限制了民族学院科研事业的发展。50年代后期，由于学校教学和民族地区建设的需要，民族学院的科学研究蓬勃开展。这期间，西北民族学院先后编纂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藏汉词典》、《蒙汉词典》、《维汉词典》，同时推出了一系列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批年轻的学术带头人成长起来。到了60年代，全国政治运动频仍，民族学院的科研活动不断受到冲击，几陷停顿。“文化大革命”中，当时已有的9所民族学院中，有8所被撤销或解散，民族学院的教学科研人员大量流失，科研设备、图书资料几乎损失殆尽，有组织的科研活动完全停止。

粉碎“四人帮”以后，民族学院陆续获得新生，科学活动逐

渐恢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学院迎来了第二个春天，老专家、老学者焕发青春，年轻的学术带头人茁壮成长，大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相继问世。西北民族学院同兄弟院校一样，进入了科学研究的丰收季节。据统计，“八五”期间，西北民族学院承担重点科研项目70项，其中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国家民委下达科研项目14项，国家教委下达项目2项，农业部下达合作项目3项，甘肃省下达项目2项。“八五”期间，全校出版专著119部，发表论文1072篇；科研成果获国家级奖励9项，获省、部级奖励77项，获地、市级奖励29项。

“九五”期间，西北民族学院的科学研究，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学院先后承担重点科研项目29项，其中国家民委下达重点科研项目10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项，甘肃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7项，甘肃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8项，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从1996年到1999年，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奖励7项，获得省、部级奖励56项，获得地、市级奖励48项。令人欣慰的是，作为西北民族学院弱项的自然科学研究，“九五”期间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于洪志教授主持的藏汉信息处理技术研究，获得重大突破，完成了藏文信息编码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藏汉双语信息处理系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科学研究的丰收景象，映衬着一个人才辈出的校园。50年来，西北民族学院涌现出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早在20世纪50—60年代，《格萨尔》学家王沂暖教授、藏族史专家黄奋生教授、蒙古史专家谢再善教授、藏学专家段克兴教授和才旦夏茸教授、突厥学专家李国香教授、古典文学专家孙艺秋教授等，就以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蜚声学界。进入80年代以来，郝苏民、杨才铭、都慧民、却尔术、多识、王兴先、唐景福、郭卿友、梁兆年、娄溥义、李曙明、于洪志等一批教授，又以自己科研上的丰

硕成果，为西北民族学院赢来了新的荣誉。

总结西北民族学院50年的科研成果，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此，学院从近几年的科研成果中，遴选出几部学术专著，作为建校50周年的献礼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

西北民族学院的科研园地，百花盛开，姹紫嫣红。这几部学术专著，不过是其中的一束鲜花。这些著作，大都出自中青年学者之手，每本书探讨问题各异，学术水平也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是作者心血的结晶，都是向学院50华诞献出的一份厚礼，都给人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由这几部专著为起点，展望21世纪，我们仿佛嗅到稻花飘香，仿佛看到麦浪滚滚。我们相信，对西北民族学院来说，那将是个大获丰收的世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1）　序说：安多藏区的土司与土司家族谱

（23）　卷一〔顺治〕《李氏世袭宗谱》
青海民和《李氏宗谱》跋

（49）　卷二〔乾隆〕《鲁氏家谱》
附：〔咸丰〕《鲁氏世谱》
甘肃连城《鲁氏家谱》跋

（176）　卷三《湟南世德祁氏列祖家乘谱》

（187）　后记

序说：安多藏区的土司与土司家族谱

一、安多藏区的土司

包括今甘肃南部、河西走廊、青海高原及四川西北的安多藏区，即国内外一些藏学家习称的东藏方言区，是与我国中原地区西北邻接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安多一词，源于藏语。据藏文典籍《塔尔寺志》①称，藏地传统上分为卫、康、安多三区。安多亦作阿垛，系“阿钦岗日伊甲日”和“垛拉仁摩”之合音。“阿钦岗日伊甲日”指今昆仑山脉中的阿尼玛卿山，横亘甘、青、川三边；“垛拉仁摩”即今临夏州境之积石山脉，实际上，安多表示的地域还要更广阔一些。

安多地区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以湟水、洮水流域为中心的古文化遗址星罗棋布，丰富多姿。很早以前，羌人就活动在这一地区。其后，匈奴、月氏、鲜卑、吐谷浑、吐蕃、党项、女真、蒙古等民族都曾在这里纵横驰骋，角逐争雄，曾有过波澜壮阔的历史。而统一的中央王朝对这一地区的重视、开发和经营，早在秦汉之际，即已开始。西汉赵充国率兵万人屯田湟水流域，东汉继之而

① 《塔尔寺志》全名《塔尔寺历代座主活佛及庙堂僧院佛像经塔等目录专辑具义美妙梵音》，成书于光绪二十六年（1903年）。作者色多·罗桑崔臣嘉措，系塔尔寺第六十三代赤钦大主座。

建屯田三十四部，隋炀帝巡狩西平，唐设鄯州都督府，在赤岭与吐蕃划界立碑，北宋王韶发动“河湟之役”、“熙河之役”，都含有积极经营、开发边疆的意义。公元11世纪初，建都青唐城（今青海西宁市）的吐蕃唃厮啰政权，是割据安多地区的最后一个政权。二个世纪后，成吉思汗亲率西征军回师攻克西宁，蒙古铁骑席卷河湟洮岷，安多地区成为蒙古帝国和元朝的直接统辖区。元以章吉驸马为宁濮郡王驻西宁，设吐蕃宣慰司于河州（今甘肃临夏市），形成统治安多并进而控制卫藏的军政格局。明建“西番诸卫”于安多，作为“关陇藩翰”。尊崇藏传佛教，推行“土流参设”，开展茶马贸易，政治、经济、军事并重，强化对安多的控制。至18世纪初清王朝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安多地区已与中原郡县无异。可以认为，历元、明、清三代的开发经营，中原王朝直接统治下的安多地区，在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民族融合、文化形态诸方面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土司制度就是安多地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一种特殊政治体制。

元、明、清三代在安多地区到底设置过多少土司，已经无从稽考，很难确知。据清代兵部档案，清代安多地区的土司凡土指挥使八人，指挥同知七人，指挥佥事八人，千户七人，百户九人，西宁办事大臣管辖番族千户一人，百户二十五人，土守备一人，土千总十六人，土把总二十人及玉树、果洛千百户百余人①。如果加上地方官署札委而不达于兵部的，安多地区土司的数量总有数百家之多。不过，影响较大而权势显赫的土司家族仅十余家而已。其中，尤以甘肃临洮赵土司、卓尼杨土司、永登鲁土司，青海民和李土司，西宁二祁土司的势力为甚。其家族源远流长，世袭罔替，雄踞一方，对安多地区的历史变迁，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

① 见《甘肃青海土司志》，载《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一、二期合刊。

这些著名土司家族的先祖，①均为活跃于安多地区的少数民族，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潜移默化，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地趋于“汉化”。不仅多采用汉姓，即观念意识、生活习俗、文字语言，亦日被华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多地区的民族融合和历史变迁。一批土司家族谱的纂修和流传，就是绝好的例证。

二、土司家族谱存佚概况

安多地区土司的兴盛及其家族谱的纂修均在明、清两代。但明、清以来，安多地区屡遭兵燹，变乱频繁，波及面广。政府、民间所存公牍、档案、谱牒，多致散佚，湮没无传。然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土司承袭，须征信于谱。故土司后裔极重家谱，以宏扬祖业，维护世袭特权，后世续修、补纂者尚多。虽价值稍逊原谱，亦足可观，家族兴亡盛衰之迹，大略可见。特别是某些续谱，照录祖谱再加以续纂，史学价值仍可与原谱相埒。如青海省民和县土族土司辛氏家族，祖传明本《辛氏宗谱》一函。本世纪50年代初，辛土司后裔将此谱交当地乡政府。后建制变动，几经转交，遂致遗失。现各地辛氏后裔中，尚有清制宗谱四种。其中，清嘉庆间续修的总谱，前据明朝宗谱复制，所载先祖世系、职官、事迹，保留了明谱的原貌。据之以考辛土司家族及安多地方史事，可取证处不少②。

① 安多地区土司家族的先祖，除西宁世袭指挥陈土司为汉族外，其余均为蒙古族、藏族、撒拉族、维吾尔族、土族等民族。

② 参见辛土司后裔辛存文《对辛土司的考察纪略》，载《青海史志研究》1985年一二期合刊。

安多地区土司家族谱毁失最大者莫过于十年动乱，风暴所及，民间私藏几无一幸免。最令人遗憾的是甘肃临洮世袭指挥使赵土司家族《赵氏家乘》的焚毁。

赵土司的先祖，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中期活跃于安多历史舞台的唃厮啰，也就是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传奇英雄格萨尔王，其家族属吐蕃亚陇觉阿王系。北宋大中祥符年间，他以青唐城为中心，建立过统治安多地区的唃厮啰政权。在漫长的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中，唃厮啰不断助宋攻夏。他们不仅接受宋王朝的官爵与赏赐，而且一直沿用宋朝皇帝的赐姓为赵氏，成为汉姓的吐蕃家族。唃厮啰政权解体后，其后裔仍统率着散居于安多地区的吐蕃部落。金灭北宋，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甫经立国，即委任唃厮啰的从曾孙益麻党征（宋赐名赵怀恩）“措置湟善事”，希图牵制金人南侵。

唃厮啰后裔在金代最著者为结什角，曾统领安多地区的吐蕃四部，号称王子，“其疆域共八千里，合四万余户”。结什角为夏人攻杀，金任其侄赵师古为四族都钤辖①。

赵土司的直系祖先，是“世居临洮”的唃厮啰后裔，吐蕃首领巴命，巴命传子赵阿哥昌，“金贞祐中，以军功至熙河节度使”。金亡后，招抚部众，投顺蒙古，皇子阔端封他为叠州安抚使②。赵阿哥昌子赵阿哥潘，元世祖任为临洮府元帅，随宪宗蒙哥南侵攻宋，在钓鱼城战役中有奇功，蒙哥赐号“拔都”。死事元帝国，谥桓勇。阿哥潘子曰重喜，先为阔端亲卫，袭父职，后为临洮府达鲁花赤，佩金虎符，升巩昌二十四处宣慰使，卒谥桓襄。重喜子官卓斯结，袭临

① 见《金史》卷九十一《结什角传》。

② 见《元史》卷一百二十三《赵阿哥潘传》，钱大昕《元史氏族表》。

洮府达鲁花赤。官卓斯结子德寿，作过云南行省左丞①。至元明之交，镇守临洮的是赵琦，其父华严禄，系官卓斯结孙，源于巴命一系②。赵琦字仲玉，一名脱帖木儿，阿哥昌六世孙，元授荣禄大夫陕西中书省平章政事，守临洮，明初率众归附，授临洮卫指挥佥事兼同知临洮府事③。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赵琦坐罪死于兰玉党案，累及从弟赵安，遂“谪戍甘州”。永乐元年（1403年），赵安“进马，除临洮百户。使西域，从北征，有功，累进都指挥同知。”以其对统治者的效忠，重新获得明王朝的信赖和任用。宣德二年（1427年），“松潘番叛，充左参将，从总兵陈怀讨平之，进都督佥事……使乌斯藏，四年还。明年，复以左参将从史昭讨曲先，斩获多。九年，中官宋成等使乌斯藏，命安帅兵千五百人送之毕力术江。寻与侍郎徐唏出塞讨阿台、朵儿只伯，败之。”正统元年（1436年），赵安进都督同知，充右副总兵官，协任礼镇守甘肃。赵安“勇敢有将略”，与定西伯蒋贵、宁远伯任礼“并称西边良将”。正统三年（1438年），赵安与王骥、任礼、蒋贵分道出师，“至刁力沟执右丞、达鲁花赤等三十人。以功封会川伯，禄千石”④。赵安卒于正统九年（1444年），他的后代世袭临洮指挥使之职，成为历明、清数百年而雄踞陇右的赵土司。

民国建立，土司制度废除，末代土司赵柱（字天一）被任为临洮县保安大队长。1950年镇反中被杀。

赵土司家原藏明正统五年（1440年）赐会川伯赵安铁券一，土司金印一方，《赵氏家乘》一函。金印在1950年上交后不知下

① 见《元史》卷一百二十三《赵阿哥潘传》。

② 《甘肃青海土司志》。

③ 《元史氏族表》。

④ 参见《明史》卷一百五十五《赵安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落，铁券仍存于甘肃省渭源县文化馆。惟《赵氏家乘》由土司子孙传替保存，近世张维纂修《甘肃通志稿》之“土司志”，曾借观摭录，以订补史传之伪漏。该谱历载其先祖唃厮啰以来之世系、任职、事迹，兼载诏敕、诰命、墓志、碑记，于藏族史、安多地区史，唃厮啰家族史及宋、元、明、清几代在安多地区之施政诸方面的研究，颇有参考价值。笔者于1984年曾数次查找土司后裔，多方访求《赵氏家乘》，最后得知《赵氏家乘》解放后一直由赵柱侄保存，“文革”初迫于形势，转交其表亲代为收藏，不久，其表兄惧祸及于己，辗转于土司族人赵某，赵某将《赵氏家乘》在赵土司祖茔悄悄烧毁，这份极有价值的家谱遂不复于人世。据说，《赵氏家乘》尚有分谱，惜迄今为止未能访获。

《赵氏家乘》的焚毁，只是“十年动乱”中土司家族谱损失严重之一例。劫后幸存者，十之二三而已。本书辑录整理的《李氏宗谱》、《鲁氏家谱》、《鲁氏世谱》、《祁氏家谱》就是现存土司家族谱中较有价值的几种。

三、《李氏宗谱》、《鲁氏家谱》、《鲁氏世谱》、《祁氏家谱》介绍

《李氏宗谱》

经折式册页一册，原稿本，封面大字题签《世袭宗谱》。系50年代青海民和县李土司后裔上交当地政府之家藏本，今存民和县档案馆，青海省图书馆有节抄本。

是谱前有二序一跋：

《世系谱序》署“古燕眷盟弟张伟绩拜识”，时为“顺治丁酉岁季

夏”。

《李氏宗谱序》署“岁进士金城眷晚生陈睿览顿首撰并书”。序云：“……值清圣龙飞，特录忠烈，敕授原职，仍加以贰师，带砺之盟，河山之誓，永永勿替。公奋然更新，益笃前烈。独念改玉之后，家珍沦于寇攘，编籍付之煨尘，将列祖前休恐致湮没。先营建祀祠，重摹绘谱，与昔之图形麟阁，勒名钟篚者，共昭然不朽。令后之子若孙覩兹谱而克绍先烈，以陨越家声。”

《题跋》署“大清顺治十四年岁次丁酉仲夏月吉赐进士第中宪大夫奉敕整饬抚治西宁等处兵备道陕西按察司副使通家倚生郑龙光拜撰”。

谱后有李土司九世孙李天俞跋。《跋》中叙其建祠修谱之由云：“罹闯逆之变……故甘冒寇锋，危于朝露，妻孥粉骨，昆弟碎身，……幸祖宗式灵嘿佑，值皇清龙兴之会，悯其孤忠，召著平台，奉命安抚河西。宸念积劳，荷其宠渥，世袭祖职，颁赐敕印，受命朝永。时感圣恩之旷典，承列祖之庇庥。仰瞻庙祀倾圮，像谱煨烬，犹不胜其凄怆。于是建祠修谱，希请名公珠玉胪列于前，不独润色绘图，而有光列祖。”末署“大清顺治十四年岁次丁酉秋七月望日。”

据之可知，李土司家族在明末曾遭李自成起义军的沉重打击，“家珍沦于寇攘，编籍付之煨尘”，“庙祀倾圮，像谱煨烬”，九世土司李天俞得清王朝委任后，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重新“建祀修谱”。此谱实际上是〔顺治〕重修《世袭宗谱》（以下称《李谱》）。

李谱之修，以图为纲，后虽附“大宗世袭图”表，但各代承袭序次，以列祖画像先后排纂。列祖画像工笔彩绘，各饰厅堂背景，线条细密，着色绚烂。惟人物造型呆板，恐系家谱画之通病，计十二帧。每幅画像之后，各录与谱主相关之文，或诏敕、诰命，或墓志、碑记。计诏敕七，铁券文一，碑记四，祭文二，墓志一。核之于李土

司家族在明代的军政活动，《李谱》所录，必多阙漏。显然，谱中所载，只是兵燹后的残存部分。虽则如此，其史料价值仍不可低估。

由于《李谱》是辑录式的家族文献汇编，录文概仍其旧，不事改作。因此，为后世保存了不少原始资料。《李谱》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李谱》后空十数页，中二页有居正、于右任等近代名人来民和“敬观”，“拜读”是谱的题词、签名，于研究近代人物亦有裨益。

《鲁氏家谱》

《鲁谱》一函，线装三册，封面左上宣纸题签《鲁氏家谱》。前有三序，可考见三谱撰修时间与经过。

一署“赐进士出身嘉议大夫巡抚甘肃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垣曲赵载拜手撰”，时为“嘉靖十五年岁在丙申仲夏端阳日”，题为《鲁氏忠贞录原序》。《序》称：

> 北崖子改官留都，道过庄浪，都督西昆时方谢政林下，持一帙为请曰：仆自始祖脱欢归附明初，迨经六世。世蒙宠录，锦衣肉食，崇阶峻秩，荣幸无比。先祖考感沐殊恩，竭忠效力，夙夜匪解，克尽臣职。龙章凤诏，炳然焕乎。于时名公巨卿、文人才子赠遗之言，牙签锦轴，烂然盈匮。经虑夫世远遗亡，子姓骄佚，宁知夫朝廷褒宠之恩，祖宗历履之艰，君子规教之益乎？用是编录成帙，欲授诸梓，传诸子姓，世世守之。敢乞嘉言，冠诸首以示教于无穷，则经世世幸也。北崖子阅其帙：曰玉音，累世所被纶悖也；曰族谱，曾大父勋勣，封爵世泽之由也；曰赠贺哀挽，则名公遗厥。

按“西昆”指鲁氏六世祖鲁经，字元常，号西昆。鲁经创修《鲁氏家谱》，请北崖子赵载作序。赵载见到的谱三卷，分玉音、族谱、赠贺哀挽。据之可知，《鲁谱》创修于嘉靖年间鲁氏六世祖鲁经，此后重修，均依此谱体例续补。

一署“陕西按察司副使前户科给事中临清任庵朱朝聘撰”，时为“万历甲午冬”，题为《鲁氏家谱原序》。《序》称：

……八世孙伯显公以博士弟子员嗣职，从经略郑公逐虏有功，屡擢副总戎。亡何以疾谒告，朝廷嘉其劳，特予署都督佥事衔以归。伯显既归，乃谱其世系，历叙先代勋劳及朝廷优渥之典，谒余而问序焉。

按“伯显”指鲁氏八世祖鲁光祖，字伯显，号宏昆。“万历甲午”为万历二十二年。由此《序》可知，《鲁谱》在万历年间曾经八世鲁光祖续修。

一署“赐进士出身原任广东肇庆府阳江县知县加三级记录五次愚常西孙俌顿首拜撰”，时为乾隆五十二年岁次丁未桂月上浣之吉”，题为《重续鲁氏家谱序》。《序》称：

……然经二百年之久，剥蚀于蠹鱼，消毁于风雨，亦既残缺难稽。而且鲁鱼豕亥之讹，不为证之愈久愈失。况自宏昆先生而下，未列谱系者已历五世。根之深者其枝茂，源之远者其流长，不为谱序，以光家乘，何以昭仁人孝子之情而为裕后先前之计也哉！我贤韫斋先生，生而魁梧奇伟，倜傥不群，承袭后亦屡为国家效力疆场，故得觐天颜，荷光笼，加职晋阶，以光昭先德，垂裕后昆。其兢兢以叙谱为事也，仿前人之旧式，规其大略，而添注系列，亦一脉之相承；列为正传，昭祖德之辉

煌；其传世无嗣者，仍附其传于正传之间，明世系之不紊。较前之谱，尤显易而著明也。其续谱也，三阅月而稿成。

按“韫斋”指十四世鲁璠，字韫斋，号辉川。由此《序》知，乾隆五十二年，十四世鲁璠续修家谱，仍“仿前人之旧式，规其大略”。续增者，一为“添注系列”，补叙鲁光祖以下五世；一为“列为正传”，增撰了鲁璠以上十四代土司的传记。

鲁氏三次撰修家谱的时间经过，三序交代十分清楚。

《鲁谱》前有总目：

卷之一　纶音

卷之二　赠言

卷之三　世谱

卷一“纶音”载明清皇帝敕谕历代土司之诏敕87件，始于洪武七年，终于乾隆三十年；雍正、乾隆赐封土司夫妇诰命5件；鲁氏所属寺观敕书札副11件；谕祭文11件，计114件。是鲁土司家族与明清中央王朝关系的最直接的材料，可考史事甚多，是《鲁谱》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卷二“赠言”录朝野人士书赠鲁氏历代土司的诗文145篇（首）。可考见鲁氏家族在明清时期的交往与影响。

卷三“世谱”，首例义，次世系考、世系表，次十四代土司传记，次若干土司夫人内传。各代土司之名号、生卒、仕履、事迹具载其中，是鲁氏家族史最详尽的资料。

《鲁氏世谱》

线装一册，清咸丰年间刻本，封面大字题签“鲁氏世谱”，署“管束庄浪土官土军世袭指挥使十五世裔孙纪勋重纂”。按鲁纪勋于

乾隆五十七年袭职，道光年间，征张格尔，征安集延，鲁纪勋皆受命承办驼运军粮，加二品顶戴。道光三十年（1850年）卒。是谱记事始自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终于咸丰元年（1851年），且谱中明载：“道光三十年庚戌六月二日卯时，纪勋卒。十月十二日午时葬武功澹人府君于下享堂”。故纪勋卒后，是谱经其后人续纂方授梓刊行，为咸丰元年刻本。此谱可称〔道光〕重修《鲁氏世谱》（以下称《鲁谱》），但有续纂。

《鲁谱》较《李谱》体例严整，全谱由两部分组成，一为“世系谱”，载鲁土司家族传承世系表；二为“年谱”，以年月为序，记录了鲁氏家族的事迹，前各有小序。“世系谱”篇幅不大，《鲁谱》的主体部分是“年谱”，约占全谱的百分之九十五。“年谱”为编年体，以事系年，年经事纬，鲁氏家族兴亡盛衰之迹，莫不备载其中。

鲁土司是明清以来安多地区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但在明末农民战争中，遭到李自成贺锦部的打击而损失惨重。鲁纪勋由这次变乱谈到纂修宗谱的体例与内容时说：“余家自崇祯癸未遭贺锦之乱，图书法物，烬于兵燹。且朝不一代，代不一人，人不一事，而欲年经人纬，括数百年于尺幅，呜呼难矣！今撮其大略：书投诚，识天命也；书战功，纪先烈也；书敕诰赐予，重君恩也；书生卒日月、坟墓地方，俾后世无忘祭祀也；疑者阙之，不敢以无据之词贻误后人，所以昭信也；大事则书，小事则不书，春秋例也；每一帝必纪元年者，奉正朔也。”这篇序录将《鲁谱》的内容交代得十分清楚。根据“大事则书，小事则不书”的原则，主要记叙了鲁土司家族各代的战功、封赏、生卒年月及所受敕诰。其中，以敕诰内容为重，粗略统计，约七十余件，皆书年月，原文照录，对考察明清政府与鲁土司家族的关系，了解各代土司的活动，都是一些难得的材料。

《鲁谱》虽为咸丰年间刻本，但刊印数量很少，历百余年至今，已世所稀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